

古典戏曲故事丛书〔第四辑〕

元传奇故事



古典戏曲故事丛书（第四辑）

元 传 奇 故 事

主编 祝肇年

编者 彭隆兴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古典戏曲故事丛书第四辑《元传奇故事》，选编了五个戏曲故事：
《小孙屠》写小孙屠为救兄长，被人谋害，得神保护而复生，包公为之伸张正义，平反冤案。《周羽教子寻亲记》写秀才周羽被人陷害，流落他乡，其子长大当官后，历尽艰辛才寻找到父亲的故事。
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描绘了宦宦子弟完颜延寿马与女艺人王金榜一见钟情，冲破锁禁，流浪江湖的坎坷经历。《荆钗记》写丞相欲招新科状元王十朋为女婿，王与妻感情甚笃，拒绝官婚，因而，招来了一连串的祸害。《张协状元》，通过张协考中状元后，休弃前妻之事，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虚伪和丑恶。它们通过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曲折离奇的情节，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舍己为人的品德、忠贞不渝的爱情；抨击了封建社会吏治的腐败、世风的堕落。

责任编辑：王曼生

封面设计：陈绍泉

装帧设计：杜绮德

元 传 奇 故 事

主编 祝肇年 编者 彭隆兴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第一新村51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6张 字数121,000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,380册

书号：10096·430 定价：0.99元

ISBN 7-226-00049-0/I·15

目 录

小孙屠·····	(1)
周羽教子寻亲记·····	(38)
宦门子弟错立身·····	(85)
荆钗记·····	(116)
张协状元·····	(155)

——原作 萧天瑞——

小孙屠

《小孙屠》：剧本见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。此戏原题“古杭书会编撰”。元代著名杂剧作家萧天瑞，字德祥，亦有此同名之作。萧氏，杭州人，约元至顺前后在世。《录鬼簿》称：“萧，杭州人，以医为业，号复斋，有南曲戏文等。”

—

话说北宋仁宗皇帝在位之时，帝京开封府天恂巷东，住有一户孙姓人家，夫主亡过数载，留下娘儿三人。孙母刘氏，中年迟暮方连得二子，故而虽是平常市井人家，老夫妇俩对此传宗接代之种，却也自幼娇惯，宠爱有加。如今老夫撒手西归，孙母年已花甲，体衰多病。虽说家世萧条，寡亲少故，好在二子——孙大、孙二已经二十上下，长大成人。孙母养育之责已尽，于是早晚烧香念佛，一来超度夫君亡灵，二来祈求全家平安，三来也是个今生未修修来世的意思。

说起这对兄弟，论品性脾气，平日作为——可说是毫无

共同之处，判若出自两门。

孙大学名孙必达，生得白净面皮，眉目尚称清秀，无奈身单体薄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四书五经虽未读通，真实才学胸中实无，可装起斯文来，却也能满口“之乎者也，诗云子曰”，也算是一介“儒生”。他不事生产，不问家事，全不以老母、兄弟为念，整日呼朋引类，进出酒肆茶楼，沉迷声色犬马，乐此不疲，谈何自拔。平时价在街坊邻里面前还爱说上几句大话，说什么一朝时来运转，便当金榜题名，绿袍加身不在话下。为此左邻右舍当面奉承他声“孙大官人”，背后皆直以“孙大”、“孙大郎”呼之，刻薄点的，却叫他做“孙大话”。

那孙二学名必贵，长得浓眉大眼，鼻直嘴正，腰圆膀粗，宽肩厚胸，自幼打拳舞棍，长大提刀弄斧。不谙诗书，性气刚强，然而秉性聪慧，颇明事理，事母至孝，事兄重义，待友诚恳。自父死后，在街坊上开个肉铺，做了屠户，竭其所入，奉养寡母。人缘不错，口碑极好，街坊皆顺口叫他“小孙屠”。有次，一个殷实人家看中了这个小伙儿，托人向刘氏提亲，意欲招其为上门婿。不料为小孙屠一口回绝，理由是一来入赘不便养母，二来兄长尚未成亲，为弟岂可“僭越”先行。小孙屠一向孝母敬兄，从此孝悌美名更是远近皆知。以后就没有人再来提亲。而孙母刘氏却为孙大的亲事牵肠挂肚，益发焦急起来。

二

闲话少叙。冬去春来，寒食过后，就是二月十六清明，又到了上坟扫墓、踏青赏春之日。

那天早晨，说好娘儿仨同去东郊皇天岗上坟。丑末寅初^{*}，天还未亮，孙二就摸黑起身，轻手轻脚，来到灶间，生火烧水，煮饭烧菜，整治供品、香烛。待到一切齐备，东方已显出鱼肚白，于是大步流星来到巷子西头，敲开抬轿的王家兄弟大门，见他二人正在梳洗。打过招呼，老大王龙说声：“兄弟好早？”小孙屠忙说：“两位哥哥，饭早做好，就请随小弟一同过去吧！”王龙、王虎哥俩也不推让，当下就把隔夜备下的香烛纸钱、上供果饌往小轿座中一放，一前一后轿杠上肩，跟着小孙屠，往巷子东头快步而来。

原来这王家兄弟父母双亡，皆未娶妻，家道中落，近来靠为人抬轿度日。平时和小孙屠讲习拳棒，谈长论短，颇为相得。小孙屠时常送些猪头羊腿、零碎银子，兄弟俩感激不尽。今日两家都去上坟，正好穷苦人家都落葬在皇天岗上，因此讲定由王龙、王虎兄弟就便抬轿送孙母来回。

孙二回到家中，安排王龙、王虎在堂屋中用饭后，看看太阳已经升起，于是走到母亲房中，见母亲已经起身，请过安后，就来到兄长孙大卧室门口。只听得里面鼾声正浓，推开房门，一阵酸秽之气扑鼻而来，低头一看，果然又是吐了

^{*}古以十二地支计时，子时为夜里十一时至一时，午时为白天十一时至一时，故“丑末寅初”相当于凌晨三时。

一地。孙二一声不响，返身端来一盆水，又往厨里拿来抹布、笤帚、一畚箕柴灰，把地上、床沿打扫揩拭一净。朝床头一看，孙大仍是张着大口，鼾声不绝，孙二知道叫也没用，只得过来把他头往枕上放端正。然后到灶上烧了一碗醒酒汤，灌进赤砂茶壶，往一个能保热气的草囤子里一放，端到孙大床前，让他醒来喝了可以快点恢复精神。

孙二手脚虽然利索，这些事也花了顿把饭功夫，回到堂屋，只见王家兄弟早已用完饭，正在那儿闲聊。孙母一见他那袖子撸起、额头冒汗的样子，心中已猜透七、八分，不由得抱怨起来：“你那没出息的哥哥，又是和那伙不成器的混在一起，昨晚灌饱了黄汤回家，今天不到太阳晒屁股是不会爬起来的了！”孙二只得苦笑笑，点了点头，顺手把烟袋朝王龙递去说：“两位哥哥且吸袋烟，养养精神，待小弟稍用些饭，便与两位上路，回来管保误不了下半晌两位的财源主顾。”孙母也接上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误了两位小哥儿生意，只好不等孙大那孽障了，你我早去早回吧！”王家兄弟一边吸着烟管，一边说：“不妨，不妨！我们也是要去上坟，这是一带两便。再说老伯母、二兄弟平日待我们百般好处，用人一时，自当效力！”说话之间，孙二横扒竖扒几筷子过后，一大碗饭已经下肚。于是孙二打点放妥两家香烛、纸钱、祭奠果饌，还有晌午充饥饭菜，一前一后，并作一副担子。先让母亲、王家兄弟走出门外，然后关上大门，自己翻墙跳出——王龙、王虎一见，不由啧啧称赞：“真好身手！”孙母不由“啐”了一句说：“大的懒得象条虫，小的活得象条

龙！”孙二却自顾笑嘻嘻地先把母亲扶上小轿，等王龙、王虎扛轿上肩之后，再把自己这副担子挑起，走在轿旁。老少四人，迎着一轮红日，直出东城而去。

三

且说孙二一行离家约莫一个时辰，孙大突然被一阵擂得山崩地裂的敲门声惊醒。睁开惺忪睡眼，太阳正透过东窗，洒满整个床上，不由得“哎呀”一声。你道为何？原来他倒不是想起误了和母亲、兄弟前去上坟，而是想到昨夜酒宴之中和胡布通、李夏留、金吾僚三位老友相约，今晨去西郊踏青，还要去看看“丽春园”新来的当垆卖酒美人。想到这里，他一掀被子，趿起鞋子，差点把孙二置于床前的草团子踢翻，三脚并做两步，跨过天井，直扑大门，连叫：“告罪，告罪，小弟来迟一步！”外面这才安静。门门启处，推门而入的正是那一班常客——三个酒朋肉友胡、李、金。

孙大不由脱口而出：“真是想到三个曹操——曹操全都来到！”

胡布通大笑说：“想来老弟酒气未消，把‘说到曹操’说成‘想到曹操’，况且是‘三个曹操’。不过倒是切情应景之话，毕竟老弟聪慧过人，醉后犹然如此，日后定非常人也！”李、金两个也跟着调侃，一个说：“必达兄是酒中才子！”一个就说：“堪称太白再世！”

三个边说边走，熟门熟路，一直走进孙大内房。不知是隔夜酒意未消，还是被胡乱吹捧弄的，这时孙大真有点脚步

不稳，飘飘然起来。金吾僚见状，顺手顺脚提起草围盖子，掀开棉盖褥，拿起赤砂茶壶就往孙大口中送去。

胡布通“哎”了一声说：“真是好兄弟，还备下了醒酒汤！孙大官人，你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啊！”

李、金两个也跟着有一句、没一句地搭讪着，一个说：“是啊，孙大官人酒福不浅：一外有众人同饮，家有贤弟服侍！”一个又接着说：“今天，要是‘丽春园’那个娘儿们有意，那咱们孙大郎就更是酒福、艳福‘双福临门’了啊！哈，哈，哈……”

孙大醒酒汤早已下肚，如今酒意全消，只是摆手说：“各位年兄，休得取笑。此等话千万不要在我老母、兄弟面前提起。”

三人连连点头称是：“那个自然，那个自然！”

说话间，正当巳时，太阳已快爬上屋脊，于是金吾僚把手中翻看的书放回桌上，随着胡、李两个站起身来。孙大匆匆袖起枕下零碎银两，反锁大门，和三人一路投西城门而来。

出得西门，日丽风和，官道两旁一路桃红柳绿，田野一片青翠嫩黄，乳莺啼翠，粉蝶穿花。大户人家，官人骑着雕鞍大马，女眷坐在轿上，轿栏左右前后缀满罗帛花朵，叫做花篮轿，人花相映，一团锦簇，煞是好看。平常人家，也是红男绿女，春风满面。这四个儒巾儒服的酒友，其意并不在游山玩水，也不在踏青赏春，而是总往女儿堆里钻。看到年轻貌美、粉装玉琢的女子，还要不时评头论足、疯言疯语

一番，只碍着斯文在身，不便动手动脚罢了。

到底胡布通点子多，他说这样还不够儒雅风流，不如联句做诗，输了的做东道请客。大家连声称妙。于是胡布通出第一句：“清明无雨亦销魂。”此句一出，三人连称“妙、妙！”都觉切景切情，纯是白描。

这时，走到小道上，游人如蚁，摩肩接踵，磕磕碰碰。李夏留福至心灵，洵出一句：“路上行人乱纷纷。”

孙大一看还剩自己和金吾僚未说，不由抢先说出：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？”

三人觉得此虽小杜旧句，然而现成贴切，倒也使得。

这下，六只眼睛全盯着金吾僚了，只见他眼神一亮，右手执着折扇，往孙大头斯文巾后轻轻一敲，不慌不忙地说出一个七字句来——

“大郎欲赏‘丽园春’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阵哄笑。又是胡布通说：“一语双关，一针见血，一鸣惊人！”

大家也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心思早就飞到“丽春园”中那个当垆艳女宜喜宜嗔的“春风面”上去了。

太阳已经爬到树顶，四人走得已经有点吁吁喘息，正欲寻片树荫，歇息片时再行，还是金吾僚眼尖，突然叫了起来：

“那边柳林深处已经露出一角酒旗，‘丽春园’已然在望了！”

四

说起西郊“丽春园”，开封城内风流才人、浮浪子弟哪个不知，谁个不晓。园内游乐随心，百戏杂陈，更兼最近园中酒楼里，新添一个姿色过人的上厅官妓来当垆卖酒，名唤李琼梅，故此引得狂蜂浪蝶纷至沓来。真个是：座上客常满，坛中酒卖空。

这当儿，孙大四个重整衣巾，故作斯文，一摇三摆迈进店堂。那边厢，李琼梅是何等眼光，早与孙大四目相接，浅浅一笑，一面低头对使唤丫头梅香嘀咕两句。说时，梅香托起一个茶点果品盘子，转过曲尺柜台，对孙大等笑面相迎说：“四位客官，随我登楼来！”

当下四人随梅香缓步拾级而上，来到楼上一个僻静朝园内的单间。推窗一望，只见满园杏开似锦绣，桃绽如喷火，楼下店堂那股喧闹之声已隐约不闻。

茶点布齐，梅香说了声：“请先垫饥，免得空腹伤身。”

胡布通涎着脸皮说：“多承小娘传话，当垆娘子关照，等下还请你家当垆娘子登楼，我等要当面‘言身寸’（谢）哪！”

梅香一笑，拿起托盘，返身下楼去了。

四人坐定，胡布通朝孙大盯了一眼，摇头晃脑起来：“孙大官人，莫要躲躲闪闪，一进店堂，四目传情，岂能瞒过你老哥。李、金二位贤弟，你我今日伺机行事，顺水推

舟，不，推波助澜，促成大官人这桩美事如何？”

李、金二人自然拍手连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“成人之美，固君子之行也！”

孙大这儿，早已为李琼梅那嫣然一笑、秋波两道勾去了三分魂魄，七分本性，早已心不在焉，因此只是眼大无光，头点敷衍。心里却在想着，自古风流才子配绝色佳人，自己若能得此娇媚美人为妻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

楼上四个一面品茶闲话，一面议论楼下那位“宜喜宜嗔春风面”。还是胡布通消息灵通，他故作神秘地讲起来：

“听人说，这娘儿们原先也是好人家出身，只是红颜薄命，误落风尘，才当了开封府的上厅角妓。”

四个风流场中的常客，当然知道上厅角妓就是上厅行首，“上厅、上厅”，都是要承应官府差使的。

这当儿，下面沽酒柜台中的当垆女李琼梅也正在内心嘀咕，自己心似天高，命似纸薄，貌若春花，知心难遇。而今登楼的那个两眼含情、一表人才的年轻官人，莫不是老天有眼，差个“樽前良人”来了。正在想得出神，梅香已送酒、菜上楼回返，轻缓缓、笑吟吟对李琼梅说：“楼上那四位定要请小娘子登楼当面道谢，已是几次相邀，可见一番诚心啊！”

李琼梅面露喜色，对着铜镜，拢了拢头上发髻，匀了匀脸上脂粉，关照梅香照看店堂，不要再让酒客上楼。然后抱着个琵琶，款款登楼。到了门口，候里面话语稍停，轻咳两声。门帘应声掀起，孙大正站在门里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

她，柔声柔气说：“小娘子，请！”李琼梅也不推辞，移步进房，放下琵琶，对四人两手侧叠腰上，深深道个“万福”。大家也都双手一拱，欠身打恭说：“小娘子免礼，我等恭候多时！”

说着，李琼梅为四人杯中重新斟满了酒，请四人满饮。胡布通说：“我们久闻娘子芳名，今日得见天人玉貌，实乃吾等三生有幸，请受我等敬酒一杯！”说着顺手已将孙大面前那杯酒端过。李琼梅一面连说：“如何使得，折杀奴家。”一面已接过酒杯，稍经催促，一饮而尽。饮毕，孙大接过酒杯，金吾僚端个凳子放在孙大身边，请李琼梅坐下，弹拨一曲，以饱耳福。

李琼梅说声“献丑”，坐下理弦调音，不时对孙大美目流盼，嘈嘈切切弹了一段《春景阳和》。胡、李、金这三个还嫌不够热闹，央她自弹自唱。于是李琼梅手抚四弦，拢拈抹挑，轻嗽珠喉，抑扬顿挫，唱出一曲《渔家傲》：

“长吁嗟辜负朱颜枉度春，愁听得别院垂杨，黄鹂数声。两眉暗锁新愁恨，自慵临鸾镜。奈天不早从人，镇常是泪雨愁云，对东风泪滴新愁间旧恨。”

孙大听得有味，斟满一杯，请李琼梅饮尽再唱一曲。李琼梅呷了一口，双目秋波流盼，小口莺舌百啭，又唱了一曲《地锦花》：

“懒得临掠乌云鬓，慵点绛唇。且当垆效学文君。暗想文君，何时遇得知音？一片至诚心，奈何天也不由人。”一曲唱罢，举座叫好。这四个风月场中老手，哪会听不

出弦外之音，话里之情。于是胡布通故意问：“敢问小娘子，青春几何？”孙必达听得李琼梅回说，“虚度一十九春，”马上脱口而出：“小生痴长娘子三岁！”胡布通扫了孙必达一眼，又问一句：

“敢问小娘子，适才唱词乃那家才子手笔？”

李琼梅红云浅浮，细声细气说：

“奴家不识之无，谄此村俗俚词，休得取笑。”

胡布通故作惊讶地说：

“哎呀，小娘子无师自通，虽才女不如也。”

李夏留凑趣地说：

“真和我们孙大官人是一对——”说着边指边讲：“必达兄是‘无书自通’大才子，如今又遇上个‘无师自通’的真才女子。”

金吾僚“哈哈”一笑说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今早小弟翻阅孙大郎那部《论语》，发现其中夹带一首绝妙好诗，前面三句倒是老生常谈，没啥新奇——”说着竟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：“‘春日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绵绵正好眠，秋多蚊虫冬又冷——’妙就妙在这结句，诸君，且洗耳恭听！‘只求长醉——丽——春——园！’”

除了孙大、李琼梅，三人尽皆叫好。胡布通看着那对男女眉来眼去的样子，不由得说：“看来，这句如今应当改成‘从今长伴美人眠’了！”

谈笑之间，已是申牌时分，夕阳已渐偏西，梅香打发走了店堂的酒客，又托了一盘送客酒菜上来。

孙必达向李琼梅介绍了家业，与李琼梅已是谈得入港投契，于是央李琼梅再唱一曲。李琼梅示意梅香重整席面，自己拨弄琵琶，咿咿哑哑，含情脉脉，又唱一曲《麻婆子》：

“对景对景空题恨，赢得闷上心。止愁止愁青春过，年华暗逐人。殷勤回首问东君：桃花开谢逢春，怕奴容颜老，何时遇个人？”

此时已是花影渐移，红日欲坠，室中光线渐渐昏暗下来。听到最后那句，孙大不禁在席下捉住了李琼梅那双柔嫩纤手，急迫地说：“今日得遇娘子，实乃三生有幸，我意亦歌一曲，以表倾慕之心，如何？”

李夏留坐在李琼梅身边，听到孙大郎欲歌一曲，于是叫大家侧耳细听。

李琼梅当下把琵琶递给站在一边伺候的梅香，示意她掙腔助兴。孙大清了清嗓子，与李琼梅四目对视，不紧不慢，倒也圆转自如，唱了曲《红绣鞋》：

“幸得花前相会，相会，好似崔生觅水，觅水。怕别后，忆旧时。桃花雨，两东西。甚时节，再相会？”

胡布通大叫说：“啊呀呀，当年崔护讨水得遇‘桃花面’，今日大郎买酒相逢‘春风面’！再加定情诗也作过，定情曲子也唱过，今朝就算定情酒了吧！理应孙大郎做东。”

孙大应声：“这个自然！”一面问李琼梅：“酒钱多少？”李琼梅回说：“小小意思，官人随意。”孙大于是将袖内的零星银子尽数倒出，李琼梅和梅香连声称谢。

临走时，孙大既深知李琼梅愿与自己结为连理，只是碍于名在官妓册籍，身不由己，因此答应筹集金珠银两，去官府上下打点，使李琼梅“落籍从良”——从官妓册籍上除名，做一个良家妇女。李琼梅一听，自然是正中下怀，求之不得，愿以终身相托。

又是胡布通嘴快：“小娘子落籍之事，包在老夫身上。管保你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”李琼梅自然又是一番千恩万谢。

红日西沉时分，四人离了“丽春园”。孙必达、李琼梅难舍难分，依依之情，不必细说。

五

胡布通名字听来虽是“不通”，可是在官府市井、三教九流之中，却颇有点“无路不通，有路皆达”的小小名气。他的信条说来难登大雅，有辱“斯文”，那就是——“舍得银子，钻得狗洞，有门皆开，无路不通”。这样，当然是“胡不通”——“何路不通”了。

原来胡布通和开封府衙的正名司吏朱邦杰是八拜之交，司吏不过是府尹手下小吏，又叫令史，俗名外郎，故满街都叫他朱外郎。此人生得堂堂七尺之躯，满脸精明之相，花街柳巷常客，因此上与胡布通相熟结拜。

清明上坟扫墓后，孙二因买卖不甚景气，常言道“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”，因此意下要买些礼品，投府外几个相好亲朋处回旋求助，所谓“打旋”一番。禀过老母，说筹得些